

首獎

作品

與蒂蒂復健一日——給罹患失語症的姊姊

得獎者

曹馭博

曹馭博，一九九四年生，就讀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得過一些文學獎。現代詩作品刊登於《自由副刊》、《創世紀》詩刊、《乾坤》詩刊、《衛生紙+》等。

得獎感言

我不是一個天生就會寫詩的人。比我更早之前，有被書寫的母鹿、被書寫的森林。現今的我更像是一頭幼鹿，不停地在森林裡尋覓身世與面貌。

當一隻幼鹿開始尋覓語言。

註：「被書寫的母鹿」出自辛波絲卡〈寫作的喜悅〉。

與蒂蒂復健一日——給罹患失語症的姊姊

復健室的人問我，是妳的誰？

我是蒂蒂的弟弟

什麼都沒關係了，什麼都霉——

我只能以最少的利器保護蒂蒂

（我努力把妳的話從唇齒削下）

醫生說，得用腹部嘻嘻

吐一口氣。會不會痛？

——人都走了，等候我簡短地說

假如妳顛四倒三過目忘忘

記得用最少的語言重新

構築妳的居所

藥是沒用，陪伴一定是藥



（妳把想說的話語藏進喉嚨）

「嘗嗎？」我拒絕藥水

拒絕半流質的食物。施予每個人都會

醫生會，媽媽會，寫詩的人也會

「我正嗎？」

我說，施予者不屬於時間

「正常嗎？」

失語者的眼睛是雪

是第一人稱的雪

「我正常嗎？」

人生正長，失語正常

我還在躲藏，並天天構思

該如何找到一個詞做為妳篇章的開頭

（妳把世界的錯亂抖出舌頭）

醫院總有屬不輕的死亡

反正我們是地球上唯一能苟同的姊弟

記得小時候騎腳踏車

跑進無輪的田裡。稻子來不及收割，爸媽向農夫對不起

妳擋在我面前，說一切都是姊姊的錯

姊姊得錯，得錯……

「——是失語症的錯」

從來就不是蒂蒂的錯。

那晚，妳在房間角落堆起睡意又兀自打散

上帝輕握妳的後腦勺，失序的紅血球打翻了妳的刷版

鉛字是紅，人生是紅

妳再也無法成篇

（我將妳的話拼貼成形）

復健室的燈就要襲蔑了





明天，我還會再來

「你還會載來明天？」

當太陽升起時，我會載來

明天，我會再來。

要記得醫生說的，嘻嘻，吐一口氣

記得妳，記得我，記得媽媽爸爸

記得我是蒂蒂的弟弟

記得用最少的語言重新

構築妳的居所

鎖上病房的門時，我依稀聽見：「我是弟弟的蒂蒂……」



語言是人的居所

◎陳義芝

這首詩的題材、表現，都很特別。乍看，因作者刻意替換掉一些正確字詞，造成「錯別字」般的混淆，讀來不免疑惑，及至掌握其語言變造乃為呈現失語者的艱難情境，或接收者的錯誤理解，則產生語言歧義，及人與人的了解十分無助的聯想，給讀者增添了同情感受。

語言是人的居所，本詩藉失語的痛苦，顯示人生的疏離、隔閡，「——是失語症的錯」，這一句頗具張力。試想在社會上，誰沒有失語的時候、無告的時候，因處境不同，誰能真正懂得誰的苦楚？「失語者」因而從個人體察延展成一個普遍巨大的象徵。

